

經史百家雜鈔

卷之三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 目錄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胡先生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龍岡阡表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憇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寒花葬誌

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先妣事略

歸氏二孝子傳

陶節婦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一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二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
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
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
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甯軍掌書記以
卒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

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科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塘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以上先世及孤寒科第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以上行已大節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

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宣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卒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以上諫章獻太后楊太妃郭皇后事居數

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以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以上與呂公不和而貶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卒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

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
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
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
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
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
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
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曰引兵出
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
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
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

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治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寵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徒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以上經略西夏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

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以上與呂公復合

慶厯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

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以上參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二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以上兩出帥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輶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

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

與以上總述其盛德善政

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

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
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
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
跳邊乘吏急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
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
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

續宋百家類金
不傾不危天子之明有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
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
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
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
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

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
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
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
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
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
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
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
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
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
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